

那里桃花开了吗

黄圣凤

特别想回到那时候。

尽管一切都在变化，一切越来越好，但依然是想回到从前。那个年月里的一切，在心里一直发酵，早已带上迷人的光环。那个年月的青春，像春风里的香气，无需你去栽种，都在空气中晃荡，氤氲，弥漫……

六安师专，并不是个很令人着迷的名字。当初考进这所学校，没有发挥好，老师微微皱眉，自己也颇感遗憾。对某名校的向往，在心头徘徊了很多年。但还是在那呆了三年，因为这三年，“六安师专”变成一个难忘的名字。

来自四面八方的50位同学，走进同一间教室，50条路线变成了同样的三点一线。学唱的第一首歌，“远远地见你在夕阳那端，打着一朵细花洋伞，晚风将你的长发飘散，半掩去驼红的面庞”，伴着我们初识的青涩、纯真、好奇，以及内心浅淡的动荡，服服帖帖地唱进每一位同学心头。歌里所唱的青春，和我们的十八岁，那么水乳交融，似乎远方真的有那么一处小小蜗居，等待着我们踏着夕阳归去。

班主任黄昌年，是一个典型的上海男人，“王”“黄”不分，细高，清瘦，文雅，黑边眼镜，透着一身的魏晋风骨，恰若他给我们教授的古文文学课。他还把自己学生时代的歌，倾倒在我们教室里，是那首著名的苏联歌曲《喀秋莎》。将近40年过去，我感觉喀秋莎一直还站在峻峭的岸上，因为我们还没毕业他就调离师专，再也没见。老师的形象已经定格，一点没有变过，一岁没有老过，他的喀秋莎当然也只盘旋，不走近。教马列主义课的老太太（其实不老），教我们唱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》，第一句改成了“我们是未来光荣的人民教师”，也早早地把“教师”这两个字在我们心头深深烙下，那旋律所裹挟的昂扬和使命，是上世纪80年代的最优质的职业素质教育。哪要什么枯燥的理论，哪要什么搜肠刮肚地说教，把一首歌唱到心里去，直接搞定！

校园大喇叭传来高年级同学的朗诵：“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，在乌

云和大海之间，海燕像黑色的闪电，在高傲地飞翔！”低沉的男中音和澎湃在文字中的情感，让我们怦然心动；运动场上，高年级同学打篮球的身影，奔跑弹跳，投球扣篮，举手投足都让我们兴奋激动；四楼的某间教室，小小的荧屏播放英剧《亚瑟王》，高年级同学边看边议，三言两语的点评简练精准，让我们倾慕崇拜！我们幻想着有一天也成为他们。

那时候我外语成绩好，高考是直奔外语系的，却阴差阳错地读了中文。着急吧啦地跟校方申请调专业，答复是第二年才能调。可是到了第二年，我却不愿调整了。夏天还在倾情告白，时间却已爱上了秋天，我爱上了中国文学。

很快，我们也成为中文系的高年级了。同学都成了手足，39枝绿叶11朵花，个个面孔生动，个个性格鲜明。每天妥妥地上完每一堂课，真的，那时候我们很少逃课，也基本不挂科。课后的时间，一大把抓在手里。没有了高中时代密集的课业，无端的压力，人变得特别活泛。我们把时间敲敲敲碎了，用在图书馆、阅览室、寝室，当然也用在逛街、闲聊和个人爱好。学校后面大片的桃花林，是我们的最爱。傍晚时分，成群结队赏桃花，一直赏到桃子成熟。我们花不多的钱，买桃园的桃子，随便拿什么蹭蹭就大咬大嚼。同时代的学子，有谁没有被桃花醉过几回，没有被桃子胀过肚子？

一间寝室住8个人，我们11个女生剩出来三个，素华，徐能赞和我，跟高年级的女生合住。合住的女生都女神级的，美丽，亲和，有才，有味。她们聪明透顶，就连某天准被谁约会，都能看得出来，说一句，准一句。佩服得直摇头！

不知道不是衣服上挂着的沙子，或者头发里夹带的桃花暴露了秘密。学校外围是一条沙河，出去玩总离不开沙滩和桃园。

徐能赞名字中的“赞”字，特别有文化，特别有魅力，哪像我，凤啊什么的，土气死了，我是因为认得她才认得这个字的。而徐能赞果然如她名字一般不简单：知性，宽

容，聪明，有学识，善解人意。她头发卷卷，脸上总是带着笑，说什么话都有道理。时隔40年，每每想到当年一幕幕，心里依然充满敬意。她很有师者的范，是同学也是老师，神情中似乎还带着那么一星一点的“慈祥”，这“慈祥”与年龄无关，是一种亲切。

毕业多年以后，徐能赞已经是皋城中学的名师。一次同学见面小聚，她说：“我老了，学生写作文的时候都用上‘慈祥’了！”我并没有觉得她老。

饭一吃完，她就急着走，要去打麻将，这一刻我倒是觉得她有点老了。不过，那种要强、向上，偶尔放口袋里装一会；拼过，奋斗过，适时轻松、宽松、放松些，倒也是一种良好的状态。

素华典型的鹅蛋脸，浓眉大眼，朴朴实实。她的美，属于那种越看越美、越想越美、越品越美、越成熟越美型的。几十年后，她是一个矿上的纪委书记，风度和气质都出来了，丰姿愈发绰约。而且她往那一站，就是一身正气，做纪委书记再合适不过。

六安师专那会儿，她是一个小丫头，胖胖的脸，憨憨的模样，又善良又勤快又懂事。当然也有个性，原则问题绝不通融，有关人品人格的事情很较真、从不打折扣，仿佛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中的“莲”：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。

在师专校园，王侠姐和素华照顾我最多。侠姐是我们班的大姐大，稳重大气，标准的大姐姐范。老师信任她，全班的账目都归她管。而她确有管理经济的能力。后来我想，如果侠姐考的不是师范，没去当教师，而走进金融界，一定能做个出色的企业家。2019年，素华、侠姐我们三个到海南，在那生活一段时间，侠姐也是财政总长，轻轻松松就把我们仨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。跟她在一起，什么都不用操心，只负责吃喝玩乐就行，特享受。

我们班人才济济，吴炜，卢晓的诗歌写得，我是他们的粉丝，记录过几首在我的本子上。多年后一谈，连他们自己都忘了，一份多么美丽的收藏！他们先后走上了文化

战线，也都算是才得其用。李雪梅有很好的歌唱天赋，田曜明还会拉二胡，一边拉一边唱着民间小调，笑得人肚子疼！

男同学基本上都成为骨干，任所在学校中层正职以上职务的占比很高，中文系二班对六安教育事业的贡献大矣，没有辜负学校和老师的栽培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考大学很难，招收比例多低啊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彼时凡能走进高校的都是尖子生，都是有实力的。

“六安师专”已经更名为“皖西学院”了，成为安徽最好的师范学校之一。桃花坞整体划入了校园，学校环境是一等一的美。淠河环绕的月亮岛，像一颗明珠，在大别山下熠熠生辉。

三月的风暖暖的。在暖风中，我联系上了老师沈慧君。当年她教我们外国文学课，年轻，美丽，讲课生动，声音也好听，是女神级老师，多少同学以她为偶像！沈老师1997年调往浙江舟山工作，与我们失去联系久矣。如今已退休，闲适的时候写点文章，正是因为文章，我们有了一次重逢的机缘。

沈老师对我说：“我曾在皖西学院的刊物上读到你的文章，写到班主任黄昌年，当时我很兴奋，立马电话他。”又说，“我问他要你的联系方式，未果。这次是热心的冯主编帮我联系上你，真好！”

沈老师想知道我们同学的工作和家庭情况，想知道还有哪些同学在六安，想知道大家是不是常联系……她有很多的“想知道”，这份师情，春风一般温暖。

与沈老师谈话，勾起我对那个叫“六安师专”的校园很多怀想：那里的校舍、竹林、小路，那里的明月、流水、桃花，那里的老师、同学、工友，还有那里的食堂和饭菜香。学校食堂的稀饭、大馍、狮子头一直令我怀念，藕碎香干炸酱面和咸菜烧肉到现在还在鼻子上，再也没有吃到比那里更好的；北门外草房里老太太五分钱一个的荠菜饺子，袅袅的泥土香，依然弥漫。

“六安师专”连同它的一切，成为心中不灭的烟火气和书卷气，永远忘不掉的桃花、永远唱不厌的校园歌曲和纯美纯真的青春岁月，成为我人生路上永远不舍得丢下的背囊。

此时，我的心已蓄满深情，不禁悄悄问一声：那里的桃花开了吗？



爱你不是两三天

袁有江

郑伟明被从天而降的一块“馅饼”砸晕了。

这块热乎乎香喷喷的“馅饼”，穿过八百里云和月，在早上七点十五分，准时砸进他的手机信箱。他一遍遍，一字字地阅读，晕晕乎乎地将洗脸毛巾扔进了准备煮面的开水锅里，还拿茶杯盖当锅盖，掉了滚水里。

“伟明哥，听说你想再婚，我想嫁给你。我不是看上了你的官位，也不图你的家产。你的房子、车子 and 存款，统统都可以在我们结婚前，转给你女儿。我只图你这个人，我们往后做个伴，互相照顾就好。因为见面、打电话不好意思张口才发信息的。要是你对我有意，请在三天之内给我回复。晓娟”

抛出这块“馅饼”的人，曾是他的初恋情人。

孤身一人大病一场的郑伟明，现在越来越感觉春寒料峭的夜晚，有种难以名状的孤单与凄清。妻子因病撒手人寰之后，他带着女儿又当爹又当妈，又要忙于进修和日常工作，几乎没时间考虑个人事情。虽然其间母亲和朋友都多次劝他再成家，但他一直犹豫未决。这一拖就是十几年。

今年春节带女儿回老家过年，在街头偶遇了二十多年未见的谢晓娟。她虽也已年过半百，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。他突然萌生了再婚的念头。回城之前，他将这意思闪烁其词地跟母亲和女儿说了。疼儿莫若母，知父莫若女。母亲和女儿联手，开始帮他张罗对象。母亲托人给他介绍了老家附近的一个大龄姑娘，她嫌人家太愚钝。女儿介绍了同学的姨妈，他又嫌人家拖累多。人到中年，该想的和不想想的都很多。毕竟这事关系到他余生的幸福，总得慎重再慎重。正当这些事纠缠得他心烦意乱时，他如愿收到了晓娟的信息。

他和晓娟是真正的青梅竹马。他们从读中学时就相互爱慕，他远去上海读大学时，是她依依不舍送他到火车站的。大二那年，他突然得知她出嫁的消息时，冲动得差点跳了黄浦江。往事不堪回首。据说这些年，她吃尽了苦头，受尽了生离死别的蹂躏。先是父亲去世，再是母亲病故。十几年前，丈夫又丢下两个孩子弃她而去。他曾跟老同学打听过她。老同学对他说：“她命中注定是一个苦人，但也是一个天佑之人。不然那些坎儿她是爬不过来的。当初她老公好吃懒做，嗜赌如命，对她不是打就是骂。最终为了躲债只好逃出去打工。她当时选择离开你，嫁给他，是因为她觉得自己配不上你，现在总算熬出头了。”

郑伟明想，要是他们能再续前缘，他一定要好好补偿她。他先要带她进城，给她买几身合体的、时尚些的衣服。再送她去一家美容中心，让她学会保养和化妆。也许不出半年，她就能成为同龄女士中的佼佼者。要是她不愿意跟他进城住也行，他要帮她将现在的房子改造成乡间别墅。反正再有两三年，他就要退休了。到那时，他们想住哪里都行。住在乡下，他们可以多照顾不愿离开老家的母亲。住在城里，他们可以多关心一下女儿……

晓娟的信息，让他连着两三天，满脑子想的都是她。多年前的种种桥段，电影回放般浮现在眼前。他还忍不住一遍遍地设想，假如他们结了婚，他该做些什么来弥补生命中的缺憾。

第三天晚上，他将修改了几十遍的信息，给她回了过去。

“亲爱的娟妹你好，我是你明哥。其实这么多年来，我心里一直都有你的位置。看了你的信息，我激动得彻夜难眠。你说的我都同意。非常希望能和你一起共度余生。我明天就回去看你，行吗？”

信息发出去很久，电话才响，是她打来的。

他揣揣不安地按下了接听键。

“伟明哥你好！”

“娟妹你好……”

没等他说下话，她就接过了话茬。“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。真是羞死人了！我是刚才才知道，给你发信息的不是我，是我的傻丫头偷拿我手机发的。她大概是联系你女儿，才拿到你电话号码的。”她说话时声音微微颤抖，但说出的话，语义清晰明了。

“谢谢你这这么多年还记着我。但我想，我们都是把年纪的人了，我很快就要当奶奶了，不想再让孩子们看笑话。过去的事都过去了。我就是个农村妇女，没见过识的。你是大学生，又是城里的干部，我们差距太大，在一起是不合适的。再说，我正打算和那个死鬼复婚。尽管我的孩子们不喜欢他，但他毕竟是他们的亲生父亲。我们当初在一起，也是有感情的。现在他一个人在外地被欺负一无所有，对我说想回来。我想，我们凑在一起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家。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比我好的……”

他一时羞愧得无地自容。她后面说的什么，他一句也没听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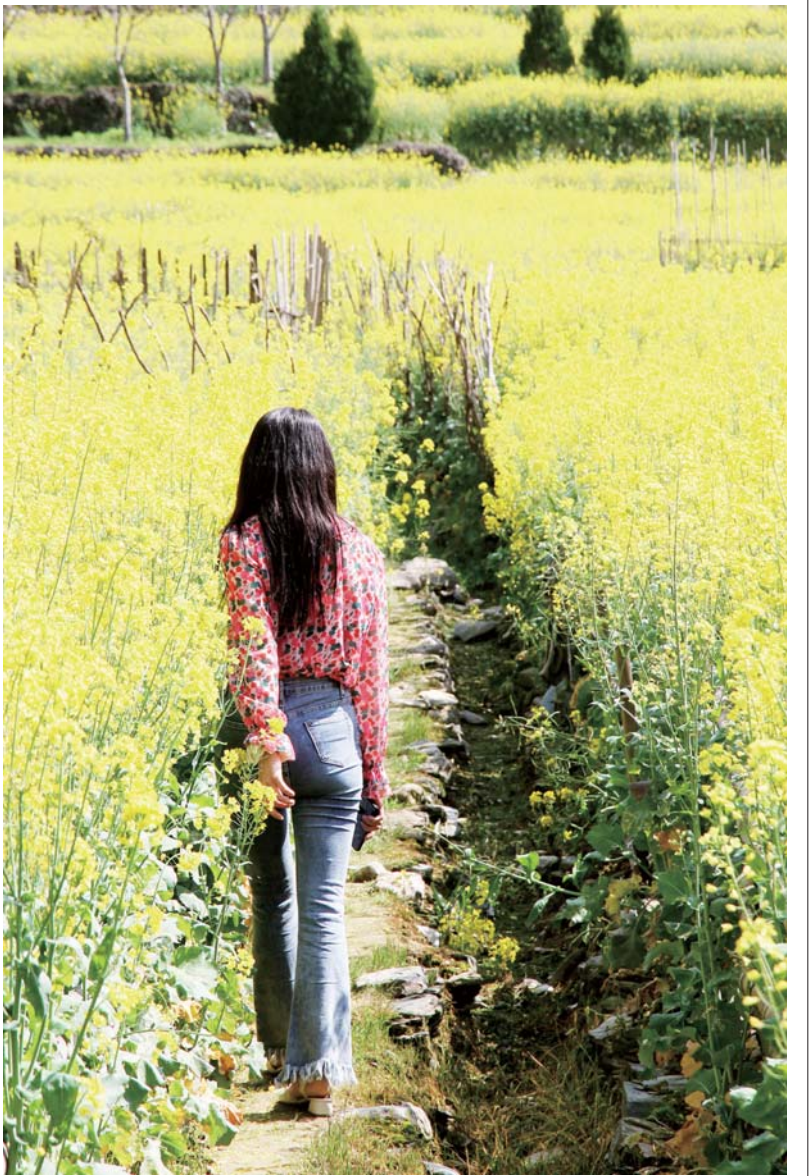
爱你不

诗与画

就像小时候
钻进油菜地里
唱支歌

你闭着眼嗅花
此刻
花也嗅着你
“让我们荡起双桨……”
春的舞台
辽阔无边

流冰 图/文



忆春

子禾

然生长的那种纯香味了。

小时候农村，田间地头、门前屋后，都长着纯天然食材，比如荠菜、野蒜、野萝卜、蒲公英、野蒿等，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野菜。而那时候，根本就没人把它们当作菜来吃。记得春天的早晨，我经常陪妈妈提着一个大竹篮去田间挖野菜，回来扔给猪吃。我们经常挖的是野萝卜、刺芽菜、红梗菜、白米蒿等。在我记事时，家里吃过野萝卜，是在腌制后用瓷碗（俗称洋锅子）放土灶锅里米饭上蒸熟后，再放点碎干红椒拌匀了吃，还是挺下饭的。我经常想，等我有一天，一定再挖点回来腌了吃。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吃出小时候的味道了，我想一定还能吃出纯天然的味道吧。

记得我家门前有一株洋槐树，每到春季，树上像挂着一串串的帘子，米白中透着嫩黄绿，淡黄青涩，那时候生活条件艰苦，但没有人把它当作宝，即使吃成咸菜，也没人把它摘下来炒着吃。老家的槐树已砍掉多年了，每当看到别人采摘槐花，我总在心里埋怨。童年的春天，槐花门前和后院，槐花、桃花、梨花、泡桐花等次第开放，五彩缤纷，风景很

美。如今的后院，除了一棵板栗树，墙边现栽的两株小桃树，中间已经种了农作物。冬季栽上油菜，春天会有油菜花，但我还是喜欢儿时桃红柳绿翠白的家园。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那么多地荒着，却要把后院的各种树砍了种农作物呢。

现在的春天，许多人到处找槐花，看到一株，只要能够到花枝，便会尽情采摘。那时候是我们不懂美味还是不会品味，放着美味置若罔闻。

小时候我们还用山芋梗做玩具，把它的叶子去了，大概一公分折断一下，一直均匀折到头，只让皮儿连着，然后挂在两个耳朵上当作耳链子。山芋梗也是可以当菜吃的。小时候外婆也炒过给我们吃，只是偶尔。现在山芋梗也是稀罕的蔬菜，偶尔品尝，稀罕得不行了。

看着朋友圈发的做蒿子粑粑、荠菜窝窝头的视频，我总想一试。原来我们小时候到处都有丰富的纯天然食材，我们却不知道享用，天天梦想着城里的山珍海味。兜兜转转几十年，可能也尝过了一些美食，但现在我却更喜欢回忆儿时的情景。等我们有了空闲，我还想回归童年，提篮挖野菜去！



喊魂

刘平

村庄的黄昏，本该安宁祥和的。可这段时间，人们却被女人凄厉的声音搅得心烦意乱的，再也没有安静过。每天黄昏，女人们都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下喊魂：“王贵！你醒來吧——”

“王贵！你醒來吧——”那个“吧”字的尾音拖得很长，像一根无形的鞭子，在村庄上空“啪啪啪”地甩。

村西那个小院子里，女人的男人一动不动躺在床上，像植物人。那天凌晨的一场车祸。医生说，没办法，希望有奇迹发生。派出所的警察说，事发地没监控，没目击证人，没物证，不好办。医生、警察是最后的希望，他们都说不好办，女人心里感到绝望，“呜呜”哭了。

女人想村头开茶馆的苟四娘应该有可能看见。一般那時候她已经在茶馆里了，而茶馆离事发地只有几十米。警察问过苟四娘，可她没说看见，啥也没看见。当时她正在给炉子生火，外面天也才麻麻亮，她啥都不晓得。女人也去找过苟四娘，可她还是说没看见，啥也没看见。

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儿子正在读大学。男人就这样躺着，可咋办？女人很绝望，在家里哭。后院奶奶过来，教女人，给她喊魂。魂喊回来，他就醒了。女人说，有用吗？后院奶奶说，有用。那年她小孙子昏迷三天，魂就是自己喊回来的。

后院奶奶还教女人，天快黑的时候去出事的地方喊，就喊他的名字。他的魂就是在出事的地方丢的，每天喊、不停喊，说不定魂就回来了。

没别的法子，女人就每天黄昏去那个地方喊魂。

女人站在老槐树下向东喊：“王贵！你醒來吧——”一会儿又向北喊：“王贵！你醒來吧——”过一阵又向西喊：“王贵！你醒來吧——”然后向南喊：“王贵！你醒來吧——”有时候女人还在附近胡乱溜达，边溜达嘴里边喊：“王贵！你醒來吧——”“吧”字的尾音拖得很长，像一根无形的鞭子，在村庄上空“啪啪啪”地甩。

天色一点点暗下来，苟四娘的茶馆里亮起了灯。女人还在喊：“王贵！你醒來吧——”天黑尽的时候，女人的声音才停了。

老槐树上有一个老鸦窝，住着两只老鸦。每天黄昏，女人开始喊魂，两只老鸦就“扑啦啦”飞走了，不知什么时候又悄悄飞回来。

女人在老槐树下时候，经过村头的人都悄悄绕开她走，似乎是不想惊扰她。摇头的、叹气的、跺脚的、啐痰的，都有。还有人心里咒骂肇事方：“狗日的！”但这些女人都不知道，也没有心思知道，她的心里只有男人：“王贵！你醒來吧——”

每天黄昏都有一些村人去苟四娘的茶馆里喝茶聊天。女人开始老槐树下喊魂后，去喝茶的人就越来越少。那天黄昏，只有两个，喝了几口，就走了。嘴里嘀咕：“天天嘶声哇气地喊，听着心里疼得慌。”苟四娘慢慢走出来，神情异样。一步步走到女人旁边，想说什么，但女人没注意她，自顾朝一个朦胧的深处喊：“王贵！你醒來吧——”

女人的声音已经沙哑了。喊一声，朦胧的天幕被撕开一条细长的口子，但马上又无声地弥合上了。

苟四娘一直默默地站在女人旁边。天快黑尽的时候，苟四娘终于说：“别喊了，回去吧。”又小声嘀咕一句：“医生都没有办法……”

女人成了村里人心里的痛。她的无助、憔悴、苍老、消瘦，让人们一提起就唉声叹气。

又一个黄昏，老槐树下又响起女人嘶哑的声音：“王贵！你醒來吧——”可这天只喊了几声，女人就不喊了，突然倚着老槐树嚎啕大哭起来。

一些人围上去劝慰女人，苟四娘拿出来两个饼，还有一瓷缸开水。“他还是不醒、他还是不醒……”女人哭着说，一脸痛苦绝望。

后院奶奶也颠着脚来了，喃喃：“他的魂咋就喊不回来了呢？”

女人在老槐树下一直哭到天黑。

回到村西那个小院子的时候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快到院门口的时候，女人突然发现里面出来一个黑影，慌慌张张的，一闪就不见了。

进屋打开灯，女人突然发现男人枕头边躺着一堆钱。捆扎好的，有十扎，看样子是十万元。

而这时候，在一片漆黑的夜里，一个老太太正踉跄走在那条通往女人家的路上。老太太是苟四娘，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，她要去告诉女人，那天清晨的车祸她看见了，她知道是谁……



“采一捧天上洁白的云彩，想为你做件衣裳。你穿上它走过六万情峡，盛开着杜鹃花。姑娘嘛姑娘啊！不看山不看水，就看你羞通红的脸……”

这首《六万情深》，是著名歌手海来阿木创作并演唱的。海来阿木之所以能创作出委婉动听的《六万情深》，是被发生在六万峡谷里一对生死恋人的故事所打动：

明朝时期，霍山县六万寨下有一爿户人家，其家有一少女，天生丽质、亭亭玉立，名叫姜小花。一日，小花在山上采茶，不慎被毒蛇咬伤，生命垂危。被一位从河南信阳来采药的小伙郎双双发现，他立即用嘴吮吸小花被蛇咬伤的手，排除毒液后用草药外敷伤口，小花安然无恙。

小花发现大双不仅长得英俊帅气，还憨厚实在、心地善良，便深深地爱上了他。但姜母嫌弃大双家住河南路途遥远，又不嫌弃给邻村一财主的儿子为妻。出嫁前夜，小花、大双相约，连夜逃入六万寨深山老林里。财主派出众家丁搜山三日，最终在龙头岩发现小花和大双，他俩身临绝境无处可逃，于是，就手拉着手微笑着转身，跳入深深的六万峡谷之中，用生命演绎出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。

后人为了纪念这对感天动地的恋人，便把此地称为六万情峡。

